禮記章義

禮記卷之九

哀公問第二十七 此篇明禮教之[illegible]言人道始終也○按篇中[illegible]也以上見家語問禮篇以下見家語大昏解篇[illegible]者記者撮合成篇猶家語自從爲禮也以下文撮合禮運篇一篇爲篇也文與家語頗異今畧引其異者參見本註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哀公尊君名將大禮問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也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 數音朔○數者指禮之大者此答大禮何如之問而以下乃答言禮何其尊之問也首言祭天地者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報祠也辨有禮以實之也臨川吳氏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上下非

上下尊卑貴賤其位雖異而異中有同當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
始因男女而父子因父子而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中有異當別也
婚禮曰昏將禮曰姻自一家之兄弟而推及異姓之兄弟因見曰
疏亟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及遊從之長幼其文亦有別也
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防五以至於君子
八禮之最事大神辨別大倫如此故君子以此尊而敬之也

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
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
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
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
子之行禮者如此幾音祈○此節多闕文疑義今略以家語參之教下家語有順字胡順而歸之也言簡嗣行禮
之綱節如喪祭冠昏之節之類蓋禮以自治治人指禮之難知難
行故以其所能教順百姓而使其身節莫之廢也此禮緣人情而
述也有成事之上家語有既字嗣期而定而準何成也廢舞嗣器
物之飾文章黼黻嗣服采之飾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

蓋事成而禮樂興於先進事削華各稱終其有節也此則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也其順之下家語作也宗廟之制上下皆無逆心也言猶明也其猶數也謂猶其大近服屬重輕之別也言其長尊五句家語作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以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讌即安其居以縱恩義今按本文成將二字當連下為句即收其居謂因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類惡也雖幾見不特特當序宗族以上言其加禮於前則上下之際而下則言其薄於自奉而與民同其利也君子之行禮而由己及人者故如此豈有以言令之而已哉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好當並去荒○實家語作好謂貨財也淫放湯也固如固獲之固盜竊也言力取而強之也午家語作忤文亦啟多貪猶稱也言求得私欲而不以道也衆公加賦歛且多內變故孔子言此以正之○按本章備言大禮之屬而特重言祭祀者所以慎人道之終也下章約言三綱而特重言夫婦者所以慎人道之始也人道之始終備而天下國家舉

此而推之矣而慎其終尤須慎始故本章之末已及好賓淫德之戒此記者所以次二章爲一篇之微意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愀七小反○此下家語別爲大婚解篇愀然悚動之貌作色變色也德家語作惡從政家語作從而正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

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迎求祭與乎毀○夫婦父子君臣爲三綱康衆也方氏曰易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其序如此下文所以稱大昏之爲大也似肖也猶云無狀家語作無能蓋謙詞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爲政愛人爲大然無禮則兼愛而亂矣故治愛人禮爲大禮者敬而已矣故治禮敬爲大而昏禮又其本也故敬之至矣大昏爲大惟大昏爲敬之至從冕而親迎必躬親之以致其相與親之之意也由是觀之君子冕而親迎可謂敬矣而興敬所以爲親若合敬而形敬是遺親而弗愛也弗愛則無以合好弗敬則無以家別故愛敬始於閨門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以此也非攻去而河我淵親之句方氏謂稱爲親人以使之親已也愚按如其談然亦陽從而陰求陽先而陰後相爲感應之意然考家語作親迎者敬之也而無別親之句陳氏以上親之句爲親下親之句爲親愛躬親便是敬其說足以發明敬愛合一之義且與下興敬爲親可尤相先也實從之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已太也先聖謂周公也天地家語作天下王氏曰諸侯有宗廟社稷而已今言天地之主者

通王侯而言也子蕭曰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固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上焉音煙○固陋也言若不固則不以此爲問而得聞此言也請少進者冀其有以進發我也又以天地合萬物生而明大昏爲萬世之嗣者蓋由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義而推言以進之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與平聲下並同○遂言者不更待公請而遂言之也直言陳註疑朝廷二字之誤鄭謂直爲正謂正言以出教令而外治與內職交理也應氏曰物恥猶物醜并從國恥猶國醜身勝內外一秉於禮則安富尊榮何恥之不振哉況時公欲興魯而不知政之所本故又言此以申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意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

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妃配同愾許氣反大音泰 ○ 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子也主於內者妻傳於後者子內非有主則無以供粢盛下非有後則無以承祖考此所以無不敬也而又以敬身為大者身謂枝親謂本相須其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況猶推所以祭之祭敬其身與妻子以及百姓則大王行王政而同民之道也國家有不順治者哉此所以極中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之意而因推本於身以約之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作辭作以為辭而播之作則作以為則而效之也蓋在上者言動偶過而不能推如此必無過則民乃不待教

令而敬恭矣是乃不辱其身而能敬身則不違其親而能成親也敬身之義如此則父子并其中而夫婦不待言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成猶全也王肅謂君子爲君國子民之義是人之令名也歸之以全名而因謂爲君子之子是親亦君子也成親之名如此蓋不但其貴光顯而爲大孝尊親之至矣則君可不敬以成身與家語文小異而義略同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樂音洛○有其身家語作成其身且無鄭本二一何據此言不能愛人則未爲與世無悲故不能有其身如是則未得所處而安故不能安土安土則居易而無所擇樂天則俟命而無所怨無所擇自無所怨矣此素位而行者所以無入不得也苟不然雖欲成身得乎然家語與此文有異者蓋此節乃言因此及彼之意本非謂一愛人而遂成身也以義推之蓋爲政愛人乃成身之始而安土樂天乃可稱成身之終與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

對曰不過乎物應氏曰物者非物皆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即其身之所被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如大學止於仁止於孝之類是也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此安土樂天而誠身之實功也按家語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故下節公有何貴乎天道之問今旣合天道何則問無端我或曰蓋承上樂天之意而問之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閉塞也一云窮也陳註曰相從不已所謂微照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為而物成不言而信不怒而成也已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劉氏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思無為萬物自各得其成而皆燦然明著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跡若難名而其業則可見此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巍巍乎有成功煥乎有文章之謂也愚按此神聖之德功成身之極則是正所以不徒為宗廟社稷之主而得並稱為天地

之至之意也。學者最宜潛玩。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惷，蠢同。志，識同。蹴，蹙同。辟，避同。○惷愚者蔽於氣質，冥者溺於事理也。煩上家語有幸字。志，記也。自言不能敏悟，欲子以切語記於心也。蹴然，變容貌。仁孝不過乎物，蓋盡其事天事親之理而不過也。公聞此言，而言無奈後日有罪何，是既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爲是臣之福也。○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疑近而不尊，天疑遠而難親，故事親如事天以致其尊，事天如事親以致其親也。石梁王氏曰：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也。愚按此章論爲政之理，而本於敬妻子，自恒情觀之，疑與上章敬祭祀者若有間矣。然是乃詩首關雎，易首乾坤之義，君子所以造端乎夫婦，而其極至於盡人道而贊天地者，皆是物也。漢祖唐宗治非不著，然關雎麟趾之意不可得見，而欲以幾於二帝三王之治也，難矣。人君可以其近而忽之與？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此篇亦見家語但家語通下閒居爲一篇而篇名謂之論禮其詞亦小有同異石梁王氏謂文雖有首尾然詞多散漫未必孔子之言思按散漫之弊蓋戴記多有之不獨此也篇中如禮以制中而衆而譏之於政此意殊非聖賢不能及學者愼取之可矣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女汝通後同語中通去聲末子曰二字衍文或答問之語而逆問詞也下並放此○縱汎也謂汎言而及於禮也周流無不徧者於行中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勇以力言皆美德也然不中於禮則德非其德矣野者鄙俚之質給者便佞之貌逆者爭鬭之形子嘗言敬而無失又言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意可見矣又獨明給之爲害者蓋野與逆猶直情徑行而然唯便給之徒致飾於外而以御人猥附於慈仁而本子心之德則亡矣子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而深恥乎足恭正此也

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貢問大旨扶○家語無子曰師以下四句據此蓋二子與子產皆有過有不及而示師以去過適中之意故子貢問此而推以中為問也宋儒禮乎之下無禮字亦衍文吳氏謂先設為疑辭而後為決辭也亦通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禮以制中周子名仁義禮知為仁義中正即此意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惡好並去聲與平聲食音嗣○領惡全好與禮器篇釋回增美質相類五者皆以仁言即論語人而不仁如禮何之意程子論仁專言之則包四德亦此意也鄉射謂鄉飲酒鄉射○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紛矣蓋禮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特其良心擴其善端

而不游於利則矣仁者禮之長也祭賓射饗之類周旋委曲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既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上下之間殿斯其序截欣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也愚按舊恐是引而歸之於義之說如此看似文意較順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家語無節首子曰二字亦衍文獨稱郊社禘嘗者舉其至大也明乎此所謂惟仁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推此心以行之而天下不難治矣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此長並上祭朝言獵從並同父子孫爲三族兄弟之屬爲長幼上言郊社以下五者皆祭祀燕饗之大也而此又言居處以下則推蓋因以明居處燕饗無不然而天下所以不難治與下文又舉其類而極言之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

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身去聲錯音措後並同○咏家謂作物宮室得其度如輿為尊
者所居作為主者所立則無假方則有方之類若魯莊公丹桓
刻桷臧文仲山節藻梲則失其度也量得其象如左為升以象陽
升右為合以象陰合仰為斛以象嚴而承覆為斗以象陽而庇之
類鼎得其象如口象有所受乎上足象有所立乎下足奇其數而
參天耳偶其數而兩地之類若陳氏豆區釜鍾子產鑄鼎刑書則
失其象也味得其時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之類樂得
其節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之類車得其式
如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之類鬼神得其饗如
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之類喪紀得其哀如發於容體
於聲音言辭發於飲食居處衣服之制辨說得其黨如在官言官
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如天官冢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
得其施如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之類○劉氏曰
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己復禮為仁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凡衆之動無不得其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子
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
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

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相去懸殊事情取皆別皆體○此節禮記作子張問論而子貢告之如此今已刪而猶存子曰今亦衍文也所事之治言禮為事所由治也假假無定向之說祖之言始倡率之意也洽合也言於衆無以率而合之也此段書以許之文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淸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縣音元闋音缺中並去聲還旋同齊音咨○此以下呼三子而合許之故又起以子曰二字而此節特即饗禮之大者推之也大饗兩君相見之禮謂禮有九節而大饗有行者四節也知者知其數也事者謂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所謂四節陳註與宋蔣王齋註不同皆不甚安今姑據陳註參之一縣樂懸也興作也兩人門金奏作既升堂主獻賓賓酢主而樂止一節也賓酢主金奏又作主卒爵而樂又止二節也下管象武之上闋升歌淸廟一何升堂而又歌文王淸廟之詩三節也堂下又以管吹文王之象武王之大武而又以籥吹禹之大夏以次而作四節也此四者大饗所行之禮陳其薦俎以下其共也如此指四者君子謂兩君劉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禮序樂和天下之理不外是矣故知其仁也行而周旋中乎規之員五節也其折旋中乎矩之方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鈴名出門趨賓平鈴中乎

樂闋之和七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八節也振羽即振鷺殿半求以徹樂九節也此五者則來禮通行之禮也無物之物謂五者言知仁舉仁以明禮言在禮樂禮以寓仁五文也方氏曰雍詩用焉大故樂以進客振鷺用為小故歌以徹樂二詩主於祭而又用於此者蓋鹿鳴以燕嘉賓而又用於鄉飲也與論語以雍徹不同者彼天子饗神此諸侯饗賓故也示情者欲以情相接示德者欲以德相讓示尊者欲以事相成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此節又總申行禮之得失以語三子也節首家語無子曰字亦衍文又制度之上家語無子曰字而制度三句在下節古之人也之從今按文義三句合在此當以禮記為正其子曰二字為衍文自記以家語為正也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此禮為理樂為節者禮煩則亂樂勝則流動以理則有序而不亂作以禮而則樂和而不流也然謂之貴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詩故不合於禮禮之用和為貴不能樂故不安於禮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故不充於禮也制度俎豆几筵之屬文為登降獻酬之屬馬氏曰制度體也文為用也苟非其人禮

不違道故行之在人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異達平聲夫音扶○此節因子貢之問而答之以申上文之意也偏猶塞也雖夔達於樂而塞於禮也稱爲古之人者謂夔以偏於知樂而於禮有未盡是以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耳豈全乏於禮者哉故再以古之人稱之然由是以推禮樂之道學者必知其相爲表裏而一以貫之則無素與偏之矣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問禮而又問政蓋以爲有二道也子言前吾不嘗語女以禮樂之道乎君子明於此惟擧其道以施之政而已豈有他哉歐陽文忠公言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亦此意也自此至昔由此塗出也家語不載上文而與問玉篇各章合爲一篇子張問政句家語作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

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復扶又反夫音扶大音泰朝音潮○服兆鮮列也物事也服從也體猶理也猶几筵以下末也言而履行而求本也明此以樂而節之故外則天下平而諸侯朝內則萬物理而百職舉此其驗也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此承申前文之意也目巧謂不用規矩之屬但據目力之巧而已言雖術簡不廢禮也室之奧尊者所處至之阼主人所立處之上下謂見尊卑以左為尊以右為卑

行以體為義立以序為儀此皆古聖制禮之義故為政者得則治失則亂而莫之能踰也遠近言親疏之等外內言賓主之序此聖淵禮也

三子者旣得聞此言也於夫子句昭然若發矇矣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見也此總結之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說見前篇與家語亦有同異篇中首言達禮樂之原以為民之父母而後因言其德參於天地如此蓋即前篇未盡之意而極形之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凱詩作豈弟去聲夫音扶○詩大雅泂酌之篇凱弟樂易也至者極盛而無加無者至微而無迹橫則廣被之意也言達於禮序樂和之本而不徒舉乎制度文為之末是以致五至行三無以廣被天下而四方將有禍敗必能先知也非其心切於愛民

恐能達其本而循其幾如此哉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哀樂相生之上家語有詩禮相成以義見足樂皆將○在心爲志發言則爲詩故志至詩亦至與於詩而後立之即禮也故詩至禮亦至立於禮而樂之即樂也故樂至樂亦至而樂之中乎節者其於哀也可知矣故樂至哀亦至而詩禮哀樂之相成相生而不已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所今正視不可得見傾耳不可得聞而其志氣之充塞無間於天地所謂詩禮樂之原而橫於天下者此也素塞者氣而所以塞者惟志至雖有存其至德充周之效一本於志而已豈若發他之以化民者哉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

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基謀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成王夙夜以承天命宏深靜密此言其廣淵之所運而不能以聲與也故引以爲無聲之樂之証逮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邶風柏舟篇莊公夫人自言威儀自有常度無可選擇此爲恭敬之所積而無容卜諸文爲也故引以爲無體之禮之証乎行爲匍伏地爲匐邶風谷風篇婦人自言凡民或有死喪必往救助此皆哀痛之所廹而不待見微諸哀服也故引以爲無服之喪之証無聲樂之至無體禮之至無服哀之至不言志私而詩至者志未形於詩此乃所謂禮樂之原而貫乎三者之中以塞天地者也故言三無而五至皆具與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

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施施音異聞去聲○服即行也起猶發也言君子之

行三無猶有五者起發其義也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以氣志不違者言無所戾也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以氣志既得得於身則人求與之故繼以氣志既從人從之矣則將聞於外故繼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興未艾故繼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以威儀遲遲者皆從容而不迫也從容致大之息故繼以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人無乖心故繼以上下和同和而無乖則久而愈大故繼以日就月將至於大則施乎近而及於遠故繼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以內恕孔悲者言以仁存心也仁者安人故繼以施及四國愛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以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治揚於外故繼以純德孔明德揚於外則澤被於後故終以施于孫子其次如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啟拔五條辭解則見而其注疏書猶不一其餘方氏姑因文釋之如此應氏謂五起之意大抵緣詩何以發揚咏嘆之者是也考家語此篇止列第一章三條餘並無之是乃二起而已而其下乃云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以勞天下此之

閒五起何哉失兩脅對答原文而奉合爲問遂於文義不足自當以此爲正也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勞去聲○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而子夏舉以爲問也參猶易所謂合也勞猶功也覆載照皆無私者天地之至德而三王奉此以爲功於天下是與天地合其德也家語此節祇載子夏曰何謂三無私至日月無私照數語其下祇載其在詩曰帝命不違一節而遂以子夏蹶然而起節結之文義不足並當以此爲正

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下齊詩作躋假格同○詩商頌長發之篇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齊會也合也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于九州也引此明湯德無私以參天地之意云

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言天地之無私也神氣風霆四字蓋衍文家語作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與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之義略同載猶承也形猶迹也露猶發也言天運四時於上而以春夏秋冬之氣閉爲風雨霜露之生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地承神氣於天而風霆運造化之迹庶物動發生之機無非地道至公之教也彼聖人之至德與天道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矣有二三哉家語此以下三節並附淸明在躬至玉藏當以此爲正而此節於文義又當在上節之前也

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耆嗜同先去聲嵩詩作崧○淸明在躬氣志如神即無私之德之感所謂至誠如神也嗜欲猶願欲也凡所願欲之事將至天有開發必以兆朕先之若時雨將降山川先爲之出雲而國家將興天爲之誕生賢佐亦如之也詩大雅崧高之篇言崧然而高之嶽其峻極至于天由是降其神靈以生山甫申伯而皆爲國之

樂絲故四國之志雖別舊蔽之而四方之德澤則宜布之也詩本美宣王得人之盛而茲歸德於文武者蓋斷章以明之也

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聞並去聲弛詩作矢協詩作洽大音泰○令善也先其令聞者其未王之先素有善聲亦必先之意也兩引詩皆大雅江漢之篇矢陳也洽和也亦本美宣王而斷章以發明之○應氏曰崧高生賢本於文武德洽四國如於大王其發功累七豈一曰淡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蹶音厥○蹶然驚起貌負牆而立者聽問竟則起負牆而立以避進問者也不者承承不失之意

坊記第三十

首章禮以坊德三句爲綱以下各章爲目故以坊記名篇篇中各章皆記者雜引夫子及各經之言以申首章之意非夫子於各章引經自釋其言也說見第九章及第十六章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譬同坊防同與平聲○辟則坊者君子

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遏水之流也應氏曰理欲相為消長人欲滋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坊者培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也性之發為德禮以防之禁其淫也情之發為淫刑以防之情之動為欲命以防之遏其流也防欲必以命者命出於天分限截然不可踰也以是防之則覬覦者衆而欲不得肆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慊歉入聲 ○約者附迫失志之貌慊者滿猒犯上之意益猶盡也蓋無以安貧斯約無以守富斯驕約不自得斯濫檢而益驕不能遜斯犯上而亂皆人情也而禮因為之節文則富貴貧賤各止其所而有餘不足之患消矣由制防立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之類所以制富而不使驕也一夫受田百畝之類所以制貧而不使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之類所以制貴而不使慊也○輔氏曰約是氣歉驕是氣盈慊謂滿足也如孝經滿而不溢高而無危是不慊於上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

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乘音賸叛上聲

乘去聲〇家而以寡謂家族家盛而不以恃致禍也其幾言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毒螫也判屬王之世民貪亂寧為荼毒之行以相侵暴而不塡也千乘侯國所出兵車之數百乘卿大夫采地所出兵車之數高一丈長三尺為一雉百雉卿大夫都城長廣之數也〇不粲王氏曰貪而粲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叢談文也

〇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夫音扶別音鼈下同朝音潮〇嫌疑而未明者禮以章之隱微而難創者禮以別之凡貴等服制位次之屬皆是也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

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去聲〇楚越王之喪書卒不書葬以其僭王也因禮稱君不稱天以避天子大夫稱主不稱君以避國君詩逸詩也盍旦鳥名夜鳴求旦故名言視彼為失昏旦之辨而昧於求者人尚以為惡之況人臣而失

上下之(辨也)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篡弒多也於同姓不同車以遠嫌也異姓則但不同服以遠嫌而以坊民猶及同姓者亦嫌其亟與)○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祿也浮溢也德薄祿厚是浮溢於人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方氏曰禮六十以上遞豆有加故觴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能成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詩小雅角弓之篇已甚也言人之不得者其相怨各執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怨何有哉況今讒諂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亦必亡而已矣詩本刺兄弟相怨而此引以爲不讓之戒也)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曰

寡君自稱曰寡君謙節貴人賤己以勸先人後己也○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偝背同古詩作勗號平聲○先謂死國事者亡謂從亡在外者詩邶風燕燕之篇勗勉也先君謂莊公寡人莊姜自稱也言其娣戴嬀大歸于陳猶以思念先君勗我而引以爲不偝可託之證也蓋君有利祿及人必先死亡之家後生存之人而後其民化之皆不偝而可以託若偝棄死亡而其家老弱號呼無所控告則君又何以化其民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貴人謂貴有德之人也貴德而不吝於爵祿尚才而不吝於賜車非輕祿器以重賢能而已此所以樂於讓善而勸於技藝也祿賜須而非徒曰忠故言常約若徒以言相先而無以及人則小人之事非君子之道矣○方氏曰君任賢使能錫予無所吝而民皆興感也上之所化如此不徒求乎空言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

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施去聲○涖臨也北謂犯衆讓也言人君必然下答以宜上令則民敬之將如天降下者然否則是上犯而下有也信則不欺讓則不爭如此則其酌民言也樂交民欲親其上死其長得乎此報禮所以重也詩大雅板之篇芻蕘取草者薪采之者引此以明酌民言之意也○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詩衛風氓之篇履詩作體卜於龜筮於蓍其兆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詞以見其不自用而無咎徵也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音鐸詩作宅○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以卜龜我武王所以謀遷鎬京也王志豈不先定乎乃取正於神以成此都為是王不自以為功耳故又引以爲讓善之證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

是惟良顯哉。女音汝。於音烏。乎音呼。○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良以德言，顯以名言。謂有是臣，則德成而名顯也。引此以証善則稱君之義。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紂書逸作克。○泰誓，周書。引以証善則稱親之義。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棄也。稱論語曰者，以篇內子云皆非見於論語，故獨此稱論語曰也。高宗，殷王武丁也。三年以下非高宗之言，稱高宗云者，以書詞乃美高宗，故即稱高宗云也。其詞見周書無逸篇，讙作雍。讙，皆言和順當於理也。所引皆見守成之意。○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同，不應孔子自言如此類，知皆後人爲之。且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如此，引証齊同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從，猶受也。承受親命，不可以他忿而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怠。詩大雅既醉之篇。匱，乏也。猶永言孝思之意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

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
相爲瘉瘉音俞○睦和也合族謂聚合宗族所謂父尊則宗敬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裕貌瘉病也兄弟視宗族
更切故引之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
也上衣去聲○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故可乘衣所獨故不可衣廣孝謂推致其孝也○子云小人皆
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去聲○與論語微異詳見論語子云父子不同位
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辟音璧○不同位如小而燕坐人而右行之類厚猶篤也書商
書太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引此以見君不可以不君辱其祖子不可以不子慢其親也○子云父母在不稱
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
而厚於慈不稱老卽曲禮恒言不稱老之謂言孝不言慈則惟以子道自處而已戲而不歎亦老萊子戲綵之意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上聲朝音潮○老老而民興孝也子云祭祀之

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方氏曰為親之死也故為尸以象其生為神之亡也故為主以寓其存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食首醉○祭器籩豆簋鉶之屬用之所以明敬也不及者菲薄而廢禮過者雖美而沒禮敬皆失矣故主親饋以敬客客祭饌以敬主也易既濟九五爻辭禴祭祭之薄者詩大雅既醉之篇德謂義理也方氏曰食亦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以故言爭利以忘義○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

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祭謂同爵儐〇禾來也假味酬故在室殷道厚故在堂在下不屬謂不謙於味也主人主婦引長各一獻尸爲飲三主人獻賓爲飲一祭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是聚宗族也觀猶相觀而效之觀凡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堂下者觀堂上之禮如此小雅楚茨之詩言禮儀盡合於法笑語盡得其宜者此謂道備言敬質肅雍之道而終引以約之也〇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飯上翼〇賓自外入賓不可不讓喪自內出時不容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也說見檀弓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虞上葬〇喪親之在士也故弔於壙反而亡焉失之矣故弔於家皆不偝死之意也然送死爲禮事則宜由孝子以成爲己務去故從則葬謂會送葬也薨而不葬則失弔死之義夭昏所見檀弓〇按此章先敘殷周

之禮而後引子云其爲記者雜引之詞尤可見○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升堂不由主階受弔不居主位未踰年不忍稱君凡以避父存謙子道而事死如事生也魯僖公九年秋晉侯詭諸卒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不稱君明年春里克弒其君卓子乃稱君其不稱君以正子道也而乃有子弒其父者何哉○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弟去聲長上聲貳二同○貳如左傳國不堪貳之貳謂有貳心也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皆知有君長而已是不有貳心於君長也君子謂君之子有君謂君在二如左傳二國之二亦與貳同似義猶副也言君在之時子不急於爲政惟時當卜筮君有故而已代之則自稱君之貳某而已以見他事皆不得稱而無有貳心於君也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

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有忘其親而貳其君亦子貢也示民不疑見若得此於親示民有上下見子當貌於父不敢有其室即示不疑之意不敢專即示有上下之意餘見郊特牲曲禮諸篇○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有貴祿而賤行禮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而後以幣帛行其情也若先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必貪於利無辭讓而遂行情則民必鬬於爭矣貴先事後祿之義哉故人以禮饋或有故不得出見則不視其饋而納之蓋不敢以當禮也易无妄六二爻詞今文無凶字用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無功而得祿故引之以證無禮而貪利也○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

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忘其身穧音劑○詩小雅大田之篇與今詩文小別禾束曰秉米束曰穧伊語詞時謂時勝力猶務也蓋寡婦所爲利者取其遺而不盡者以爲利耳不穫不斂足以代耕也不漁田有禽也不力珍有常膳也不坐羊犬殤食其肉更殺處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意也詩衛風谷風之篇葑菲采名詩意本謂不可以棄其根而并棄其葉此則謂不可以取其葉而并取其根也如此則從而無失而人亂之蓋借以爲不盡利之喻也

○子云夫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蓺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音[illegible]取並去聲下并放此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音谷○[illegible][illegible]也無嫌謂行無可嫌也詩齊風南山豳風伐柯之篇詞各有同

與弘能也樹從其畝言縱橫耕治之也獻猶進也謂自進其身於男子也○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去上聲○厚重也謂重其有別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卜吉凶以占同異也魯吳同姓之國魯公取吳女而諱其姓也○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繆侯兩君謚也鄭云其國未聞按禮祭之時主獻與獻相亂非其兩君相見行大饗之禮同姓則夫人親亞獻異姓則使人攝是非祭不廢之饗也二侯蓋同姓之君故殺侯之夫人殺陽侯而以變廢禮○石梁王氏曰陽繆既同是侯則殺字當闕如未鄭氏云未聞其國見國見其皆國君也乃又謂殺為弒而云弒滋自亦何耶○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音現辟避同遠去聲下同○不見不友見曲禮辟遠者避嫌而遠之也子云好德如好色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好德如好色鄭謂此句似不足者得之據此則言人皆誠於好德耳下漁色謂內娶也以人子而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是如漁者但貪取其魚然故不爲也君荒色則紀綱弛故遠之以立民紀不問婦人所以疾與其疾之所在以避遠也蓋但行問安否之禮而已餘並已見○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迎去聲見音現○舅姑謂妻之父母也成氏曰爾雅男子亦謂妻父母爲父母但加外字耳夫婿齊體故男女互致其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違如僕禮夙夜無違命及無違宮事之違恐其不如敬戒而失之違故以進而授之也不至謂親迎而女不隨而至也

中庸第三十三　朱子章句

表記第三十二名表記者鄭氏謂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通篇備言誠敬仁孝之道而程子尤愛首章第六節莊敬日彊偷語以爲至論蓋其語即古人丹書之道而一篇之綱領亦不外是也方氏曰此篇凡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略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鄭氏曰歸乎之歎聖人周流不遇觀此道之益衰念可範之何求而後也何氏曰隱謂身隱也顯謂道顯也其下三者正所謂隱而顯也馬氏曰其迹隱於內其名聞於人以其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也惟如是故無事矜持而自端莊無事飾厲而自威嚴無事言說而自明信也愚按此篇與中庸相終始中庸以是終乃切指學者進德之功表記以是始蓋推明聖人立教之意也○此章凡九節皆言敬之德之說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甫刑即書呂刑也忌戒懼之意罔有擇言在躬與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同義呂氏曰君子修身之要有三曾子告孟敬子所貴乎動容貌

出辭氣正顏色而已冠義亦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詞令若所謂巧言令色足恭則反是也劉氏曰君子不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不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不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蓋敬忌則動無不中如此故引書以証之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裼襲見曲禮應氏曰二者文質異宜易服從事各存其敬耳不以褻爲褐褐爲褻用因以致褻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朝音潮○辨者節文明也樂則敢忽倦則節疏皆非自強不息之意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辟避同遠去聲○篤以不揜篤實則輝光也應氏曰君子經緯不同所以正行則其戒慎篤恭皆非有爲而爲之也豈區區於避禍恥所揜恥乎記亦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音讒○馬氏曰非敬自強進德之漸故曰強安肆自棄敗德之漸故曰偷應氏曰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防紛紜雜亂外既散而不修內亦迫而不安故如不終日也若敬以直內而心廣體胖豈至此乎○劉氏曰日偷亦皆君子者謂難爲君子不入於日強則入於日

偷也偷見篇存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齊戒同見音現○齊戒擇日月凡以致誠於幽明之交上下之際也分言之者蓋互文與玉藻將適公所齊戒周官祭祀前期卜日遂戒是也○葉氏曰事鬼神敬於幽故示齊戒見君敬於明故示擇日月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此章當有闕文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蔑其所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告音谷三去聲○辭者相接之言如附始見君子者辭之類禮者相見之贄如羔雁雉鶩之類易蒙卦詞也凡占者初筮必誠敬則瀆後童蒙求教者必誠敬如初筮則教者告以決其蒙若瀆慢如再筮三筮則不必告矣引此以言賓主之際當慎始敬終而不可褻也○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表猶極也仁為萬善皆歸之極也報詳謂禮也禮尚往來○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故曰制報之為禮則彼此應而有不容已者其何利如之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為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為天下之制報者禮也禮尚往來則為天下之利明矣愚按應氏善矣但其說

仁又以昭揭衆義而人心曉然知所依爲表半之解則於仁之爲表倘牽合而不如方氏之說故則而存之又按前章首言敬德之實而章內五節遂言仁義禮諸德之效與其所以求之之方者以敬者德之聚故也故此發其端而下文之言德也蓋詳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辟音壁○詩大雅抑之篇太甲伊尹告太甲之中篇引之以見凡人德怨必報而君民亦相爲報德以致勸懲之意也○陳氏曰以論語以直報怨觀之此及下節恐非夫子之言愚按此節當爲應德怨者示戒勉也以勸懲二字推之可見若爲受者而言則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此至聖之權衡所自出而天下之中道也又何以易此言哉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以德報怨與人間處其然以報德也然忘人怨衆將德之猶爲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忘人德而衆亦且怨之矣非刑戮之民而何哉○此二節言報者天下之利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

以民好惡並去聲○置猶立也方氏曰欲而好仁則好者利仁之事也畏而惡不仁則畏罪者強仁之事也若無欲無畏其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稱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為仁以聖人之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行○此節言仁者天下之表之意也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強上聲○呂氏曰安仁利仁強仁三者功雖同而情則異此性之反之假之之所以異也蓋功或有而成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湯武莫能加但其情則以力假仁耳故其仁未可知過有不得而至周公使管叔監殷過於愛兄孔子對昭公之禮過於諱君皆人情之至故其仁可知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仁右道左者右先而左隨之意不可離之意也仁者人也以人心而言道者義也以理而言吳興何氏曰薄於義則仁為徒義薄於仁則義為殘矣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

霸考道以爲無失。應氏曰至道仰仁也仁道渾而無迹故得其精粹以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所制以霸若盡稽考之道以仁義爲求而事不揣摩亦可以無失矣愚按至道義道自成德者言考道自入德者言此三節皆言仁者天下之表而因言義者天下之制之意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憯怛見愛上聲芑音起○仁有數者仁之爲器重爲道遠凡所行莫非仁也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隨時而在凡所制莫非義也中心憯怛而愛於人者安仁利仁之意強守成法而資以爲仁者則強仁之事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芑草名仕事也燕安也翼敬也謂安其能敬之子也言豐水之旁猶潤擇生物武王豈無所事乎貽孫謀燕翼子其仁直世世以之爲功溢惝也愛人故所及者遠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婦人自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其後乎此但欲終其身耳蓋勉則資仁故所及者近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也

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勝平聲夫音扶度音鐸○呂氏曰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以仁名之評其極則堯舜猶以爲病此仁所以取數多也以義度人盡義以相度也非聖人不足當之故難爲人以人望人舉衆人以相望也雖衆皆得自勉況其上乎故賢者可知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輶上聲○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尹吉甫言德雖輕而莫能舉我圖其能舉者惟仲山甫耳但惜能愛而不能助也詩本稱推山甫之德而引其言則以見莫勝莫致之意而安仁爲難也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好鄉並去聲俛音勉○小雅車舝之篇止語詞言高山則人望而仰之景行則人視而行以見德如季女則有以慰我心也夫子味詩而貫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哉我今孳孳焉鄉道以爲行

中道力竭而後止斃身老年從事以爲念而怠之哉此蓋聖人之誠實仁而託利仁也然深味之則其與將借行而終亦不已者亦可見其安仁之實矣俛焉無他顧之狀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易去聲○易難猶易辨也仁之所以難成者以其失所好而好非當好耳苟志於仁而得所好雖或有過其情則辭豈須言而辨哉此見仁雖難成而求之即是之意也○方氏曰失其所好仁所以難成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信近情石梁王氏云當爲情近信夫音扶斷上從○此節三近近字與論語有子近禮近義意微異此蓋稱其能近而寡過如剛毅木訥近仁之近而附以示勉也恭不侮於人故近禮而寡過儉不侈於人故近仁而易容情可徵於人故近信而可信而久皆敬讓以行之所以過失鮮而不甚也詩大雅抑之篇○呂氏曰三者未足爲仁然亦行仁之資也云雖過不甚云以失亦鮮皆勉人使力於此以寡過而進德也嚴按論語恭近於禮節乃處其遂於禮義之屬而勉其近之之詞此節則舉其合於禮仁之屬而稱其

近之之詞若不文恭寡過三句語意側於儉之偏而不側於仁之
厚而下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二句亦以其本近於仁道
而求為之非以其遠於仁遠而欲近
之故此與論語文相似而旨不同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雖君子能之以見人所不能也移猶化也修猶法也制行所以立教必以人所能行者為制而不制以己此之謂遵道而前所云議法以民是也使民有所勸勉於前而愧恥於後以行其言而文禮以節其行而濟之信以結其志而因之容貌以驗其文而衣之衣服以表其德而化之朋友以求其決而正之化以存有夷猶而達其趣也如此則欲不為仁獨恥愧於人而畏於天乎君子自成德而言聖人自立教而言小雅何人斯之篇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

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行去聲。鵜音啼。稱去聲。○此承上文容貌衣服而言。謂有其德行以實之也。德謂得於己。行謂見於事。詩曹風候人篇。鵜水鳥。俗云淘河。今乃在梁而不濡其翼。如小人在位而不稱其服也。○此章七節。承上章之意而備示求仁之方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盛音成。秬音巨。○陳氏曰。義者截然方正而無偏私。由知賤之有事。而不知貴之有事。當從粢秬之道。故天子致敬以事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天子也。○此章因前承上章仁義禮之意而因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之道。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

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尚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
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
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
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施音異[illegible]與悌[illegible]〇不敢有君民之心者一心

於事上也役猶爲也不自尚恭也儉宜寡欲儉也讓賢尊人謙
也小心畏義信也得猶復也門中循復乎上之意詩大雅旱麓之
篇莫莫茂密也藟似葛枝曰條幹曰枚回邪也言物性茂密而施
之若茲猶與謂凱弟而求之者非若心俾福則邪也詩大雅大
明之篇聿語詞懷猶來也言小心恭敬則事上帝詩咏文王而作也
所謂懷之矣凡所以懷撫邪而聚其所也以爲舜禹周公之光
人皆儆念崇而心念下其德有利發明者詩以爲舜禹周公之
誠心應民曰數章之内言從近禮役近行情近信又言恭儉役仁
倍讓役禮言自卑而尊人又言自卑而民敬尊之言不自尚其非
不自尊其身又言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學皆拔其祥玩恩敝

表記　卷九　　三十六

章中反復丁寧皆示謙卑畏懼之意而章內所引者上自舜禹后稷下及文王周公雖聖人事君猶不遠此意也况學者乎此足以省矣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行去聲處上聲下遐同○謚號也尊崇也惠善也言行多但節取以示其也尚如字則過情之情猶實也過高也率循也所謂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后稷教民稼穡功非淺鮮也唯其欲以實勝故不以仁聖自居但自謂便習此事之人耳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

子。強乎教說乎同樂者治○呂氏曰強教以道迪之說安以恩撫之樂也孝慈也皆安之也毋荒而敬則教之矣有禮也威莊也皆教之也親而安則安之矣慈敬則有父之尊說安則有母之親君子仁民之誠如此信非聖人莫能與也○此章推言先哲人君當盡尊親之道而因通言四代以實之也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土生之也命謂君之教令也命非不尊而親鬼則使親耳此承上文而反言之互以起下文各論之意也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

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

慙賊而蔽

遂夫獄衛如字戲作蠍米鄉同施大葬○尊重也奢

家也孫亢直之貌野鄙倨之意樸質也蕩而不知止者

或於鬼神而不務民義苟自勝以免而無恥光譚於刑罰而不知

惡禮施猶惡也列猶等也用爵列如賞有九命之差罰有八辟之

說之制利便利巧機巧也文從禁作滅害藏濫也應氏曰三代之

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敝夏之道重其文告教瀆鬼神先

[illegible][illegible]後威罰凡皆務與人近而尚忠也近則失之愚陵故商矯之

商率民尊神役禮貴先鬼罰於是與人遠矣遠則失之[illegible][illegible]故周

人爲之而尊禮尚施敬遠鬼神以爲所自忠之意存焉也而賞罰

以觀途於如巧相尚而失又設嘗蓋其終之流敝如此○方氏曰

旦則皆近人而忠而敝不同在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命之所制者

讀故其敝尚而其周之近人本乎尊禮禮之所飾者則沒其敝文

而不慙愚按石梁王氏謂此條未敢信爲孔子之言今考閒居篇

極推美於三王者曰其所性之當而言此進推敝於三代者自其

所躬之治而言德盛本乎身而治敝則成乎習本乎身者身求之

而成乎習者莫能求之也其說依使然也且彼爲習術三王之國

而此下四節爲勝溺四代以極尊大經之詞其旨趣

亦不無小異說者不以文害辭則得矣下數節放此

子曰夏道未

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瀆上聲○未瀆辭以尊命也未瀆禮以後禮也未瀆神以敬神而遠也望猶怨望之望求備之求也窮猶盡也夏道雖不求備責望而民忠樸親上豈有厭乎殷以求備則已過矣周強民則殷人不服化而責望之甚而於是賞爵刑罰至此無以復加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勝平聲下加字○前論三代而此三節乃兼言虞以起下文也不言之敝言夏不過寡怨而已殷不靜無飛周巧敝不慙則其矣○呂氏曰虞夏之道質者責人也畏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貴人也[illegible]故不勝其敝愚按凡物有質必有文道相資生而凡物必先有質而後有文道不相猶也質本也文末也以末輔本謂之彬彬否則寧儉寧戚可也新節之意亦孔子告林放之意也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至者言後世無以加也文質二者不能相無而各有所尚故各謂之至殷尚質亦言文者觀周則質觀夏以上則為文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

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為天下得人也心乎斯民如此唯父母之於子能之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泛愛也忠利之教猶嚴父之後非苟教也凡皆發於其誠此所以親尊兼至也安而敬不偏於柔也威而愛不偏於剛也富而有禮安處善樂循理也惠而能散賑之絕也此皆言其德之盛尊仁畏義而不敢違理恥費輕實而不敢徇欲忠以自盡而不傷於慈義以取正而不傷於剛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勤寬以有容而不傷乎柔此皆言其化之神也○應氏曰親而尊以下亢[illegible]者元氣之運妙用無迹此中庸所謂用其中於民也故其詩[illegible][illegible]之皆為今詩文曰自庇民大德而下凡三節言臣道之難於盡仁[illegible]穿爲文王周公可以為仁之君而后得庶幾近之耳凱事[illegible]于而下凡四節言君道之難於盡仁唯虞帝可以為德之至而更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狀

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齊稽也曰獻如甚自衒自獻之狀尤形於言以爲稽而後獻其身以行之言相行而信成矣不然則不苟以獻也應氏曰古人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不酬者若有莘之幡然說命之三篇管仲之於桓公樂毅之於昭王皆若是也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談亦庶幾焉方氏曰君無為也故有責於其臣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惟如是故祿非苟而罪益寡也○此章十二節皆言人臣進身守官之道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呂氏曰大言所言者大也小言所言者小也利天下澤萬世大利也進一善治一官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或者謂利爲祿夫言入而望祿乃小人之道非君子所以事君也所謂受大祿受小祿此君所以報臣而已受有受之之義小言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小祿則君不我知故亦不可受也易大畜彖詞言其道可大行而不當食於家故引以明言而受祿之意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聽之式穀以女。女汝同。○下達註謂以私事自通於君也如長君逢君之類僻離利口捷給也如嗇夫喋喋之類自者所由以達也如比權寵寺人貂子之類小雅小明之篇以興也言人臣能安靖恭敬其位唯正直之道是與則其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讇諂同。○呂氏曰陵節以求達故曰讇素位以固寵故曰尸利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臣近臣也許氏謂衷過於和則褻不及於和則戾守和則無二者之患矣宰謂大宰六卿之長也大臣謂三公也孔氏謂牧伯也應氏曰其臣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然據孔氏訓大臣為牧伯呂氏又訓為卿今以緇衣篇推之邇臣猶宰與大臣而言邇臣為近二者為遠邇臣為小二者為大則邇臣乃宜正內宰之屬而大臣蓋以上公而為二伯如周召之屬與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人臣之道蓋其分所當為而已故不欲陳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何也詩謂我心所愛此賢者而何不有以謂之則我亦中心藏之而何日忘之乎此借以明不陳之意非謂直以默無一言為愛也夫聖人固言事君欲諫矣豈如後世

以一爲賴所於其下者哉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退並去聲○有序者揖讓辭遜之節亂者僭消侵分之形呂氏曰古人臣之於君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孔子雖以季孟之間待之不進也膰肉不至則退矣君子之相見三揖至階三讓而升其退也一辭而出至人拜送則去不顧若夫未至而即進既已升而不退則犯[illegible]之分亂矣非所謂進退之義一而已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竟境同要平聲○違猶去也三違不出境是無去志而要利也呂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王猶足用爲善也然卒出晝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慎而敬之所以有序而遠亂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爲亂也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

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許進同難去舜朝皆循處上舜孰熱問○晦謂悖也雖難辭踐則將不敢其事矣非悖亂而何哉從謂從事也得志不敢以自蒲故慎尚而從其政不銜志亦不敢以自織故熟慮而從卒事則殺為臣而退二者雖計閑事之濟敗不計臣心之欣戚故為厚也易蠱之上九爻辭必不事王侯乃可高尚其志故引以明之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此詩純○士謂臣也天下以明上也天子受命於天而臣乃受命於君用因之義也逆命謂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去也詩謂鶉之奔奔彊彊爲奔奔有匹而於相隨之貌言鶉鵲猶皆不亂其匹也此而宣姜與公子頑非匹而相從無良甚矣乃以爲小君乎引此以證命逆則逆之意也呂氏曰君所以代天而治斯人者亦奉天以治之而已天秩天敘天命天討莫非天也君命合理為順天不則爲逆天順則子不命而行逆則雖令不從矣○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音談○此節明不行也謝不以辭而概其人之言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暢茂所謂有德者必行言也辭有枝葉則辭說而已是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辭之雜以盡人也如此故君子自處凡其不能行者則道之而不徒以其言相接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謂讒賊之言餤猶進也…謂言於內也○此章言飾詞明君子言殺之新此推本於世俗而涂概之以教他人之意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說音稅去聲食音嗣說說同○以口譽人從口惠而已非忠也國風蜉蝣之篇說舍也息也詩人念曹公之無依故曰心之憂矣其於我而歸說子引之以明忠實之意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

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已之言止謂止而不諾之也與以諾而見責寧以止而取怨也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貌也言始焉不思其反覆今則無如之何矣以見始之當慎也呂氏曰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與平聲○呂氏曰穿窬之盜懼人之不見以為不義而已令色足恭其於人徒以貌親非欺人之不見而何哉論孟謂色厲內荏以譬他人為穿窬之盜亦此類也子曰情欲信辭欲巧陳註曰情欲信即大學意誠之謂也巧作考即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也不若王氏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辭欲巧豈孔子之言哉惑故二說略同以上文推之當如陳說為是蓋音與文近誤也○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此天地之神明謂非天地間之神明也以下文大小外內之事推之可見其親稱事上帝者蓋亦舉其大者言之與用卜筮為誠敬不用為私褻故凡擇日擇牲之類無不用之也犯之言悖也如祭天地用

二至月之朔日四時迎氣用四立之日之類則不以他事徙犯此
日月而廢所當用也違之言去猶棄也如其用當用之日則卽以
卜筮定之必不敢棄卜筮而自用也○此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
章五節言祭祀卜筮之禮而此首發之也
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此以下言祭川卜筮而或單言祭或單言卜筮凡皆以事之也不相襲詳見曲禮所
以各不相襲者以用卜用筮各有當不可以不得吉而後用也凡
大事當用卜而祭之大事其無定日者當卜日與牲而有時日者
但當卜牲而不當卜日故此不質言其卜有但言有時日以別
之而已若其小事無時日者當筮故質言其有筮也此卽事之大
小以見各用卜筮之宜也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
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合今余齊粢同盛皆成○此卽樂言以祈祭用卜筮之意
也○按古本舊文如此乃陳氏謂此卜不違龜筮因宋宗在此牲
牷禮樂齊盛之下今考禮有卜牲之文而禮樂齊盛初無用卜筮
者何得以不筮卜筮承之乎細玩文義此如上篇先列殷弱於蔡
周予於家之禮而後孔子斷以所從本篇先則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之詩而後孔子明其所好乃經傳論則之通例也蓋惟大小外
內之事一決於卜筮而不敢違故其用牲牷若禮樂齊盛之屬得

以神人皆順如此然則記者引子之言正以釋章言不違卜筮之意而贊其善也其不可率改明矣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此易去聲○富猶備也辭恭者謙而不放欲儉者寡而不奢此其祀所以易備而祿及子孫亦不難於不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庶無罪悔明辭恭欲儉之意以迄于今明祿及子孫之意此因上節所謂無怨者引之雖不言卜筮而卜筮在其中矣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守去聲處上聲大廟之大音泰

○大人之器謂龜筮也以其主神道之致而爲王侯之守器故稱大人之器此所以威敬而不敢褻也天子無筮重守龜也諸侯則存守筮矣天子非無筮侯國非無龜重於筮故其用如此天子無筮惟在道則以之諸侯有守筮所以非其國不以也凡皆蓋之威敬之意也宅居也諸侯任他國雖不筮而所居必慎而卜之天子無外其在侯國則處其大廟矣又何事卜處此又卜之義敬之意也○疏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也天子無筮謂征伐巡守之屬天子至尊大事惟用卜也諸侯有守筮謂守國之筮國有事

財用之天子將出用上道有小事則用筮若諸侯在他國則不筮矣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長上褻○君子道王侯而言用祭器則不用燕器也若謂王國長謂大國也敬其府各祭獻之物故來朝侯邦及與國者必用祭器以待之敬其朝聘貢獻之禮故往於王朝及大國者必不廢其朔會不悖乎神明以行之蓋尊者接之以禮則卑者事之以忠而凡上於民之不瀆與下於上之不褻此理蓋同也故又推言以發之

緇衣第三十三

此篇多言君子居上之道其文勢與前篇絕相類疑以篇帙繁重離為二篇而以第二節首句名篇也○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為上者言行好惡為民之則故不可不慎也馮氏曰篇中多依倣與賢之言其文有不純者有不足者多矣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去聲○呂氏曰上對僕用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否則上下以機相接好生誹起欲刑不煩不可得矣子曰好賢

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好去聲惡上去聲孚如字○緇衣鄭風篇名周人美武公之詩巷伯小雅篇名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國語作邦言在上者好賢如緇衣則誠好賢矣故不必爵命勸而民興愿惡惡如巷伯則誠惡惡矣故不必刑爵用而民皆服文王儀刑作人其德純一法文王所以孚萬邦也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夫音扶子諒如子諒之子悉同孫去聲○遯謂逃遯避衍免也葉氏曰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命背作義謂善也苗民非用命以爲善乃作虐刑爲法而遂以俗壞國殄此所謂無世在下也餘見論語而小異王氏謂傚論語爲之意使不足者得之○此章言德禮政刑之重輕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

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惡猶去就也物事也表率也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民之式上仁謂仁俗下仁謂仁人也言朝廷豈必盡仁人而後可以化民哉得一仁人為民表而下皆仁矣此所以禹立三年而百姓以仁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大雅下武之篇孚之言信也武王能成王者之大信也引詩者言若若相之為表也○乘氏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為繼亂言之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為繼治言之也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好去聲長上聲說音悅適愷詩作覺行去聲○章志者心之發貞教者身之範二者尊仁之事而所以親民率下之本也如是則民皆化於上而致力行己以悅之惟恐後焉詩大雅抑之篇覺直也大也

有正大之德行而四國皆順從之亦悅上之意○此章言言教之不如身教也○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綍音弗危行而行之行並去聲諐詩作愆字通○綍引棺索也綸合絲也綍大索也謂出之者小而傳之者大以見其不可苟也游言無根之言如易其辭游之游即可言不可行者是也危猶害也言則害於行行則害於言君子則言行相顧民亦效之而害於言矣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愆過也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道行並去聲○道開導之也禁謹飭之也稽對民而言慮所終恐其終或背也稽所敝恐其敝或偏也皆本身而言身正而民從矣詩亦大雅抑之篇大雅謂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續也熙光明也止語辭兩引詩皆以明謹慎之義呂氏曰進取於古

乃者與考其行而不揜故言必慮其所終蓋之謂要之和者其末將爲險與不恭故行必稽其所敝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長上聲從音蹤行註去聲○不貳以衣服言有常以儀容言壹所不貳有常之意也詩小雅都人士之篇都謂都京也周謂忠信爲周則也詩人追念周京人士容詞燕行之盛而知望之故引以爲證方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述以君子之詞有其詞則實以君子之德故其效至於民德歸一也○此章言言行儀容之宜壹也○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志同吉告字之誤○志記也君使臣以禮故心述可望而知臣事君以忠故戀功可述而志此上下所以交而泰也尹誥今伊尹告太甲故有一德篇也引以證君臣合德詩曹風鳲鳩篇則引以證君德也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

爾位好是正直善鄭本作義今從舊作善癉音亶共音恭好去聲○章明也癉病也長樂陳氏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因物有遷而背於惡也善則章之使知善之可爲惡則癉之使知惡之當去則民致一於善而歸厚矣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以明章善之義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擅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長上聲好惡並去聲擅詩作癉共音恭示作視邛其恭反○疑行可疑也援引也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常之意盡也託上帝以刺王反常病民也小雅巧言之篇止共言止於恭敬也邛亦病也讒人不敬職爲王病也上可疑由示民不信下難知由下情不忠此所以民惑而君勞也故爲君者章好以正俗愼惡以止淫則民不惑爲臣者儀示人以可法不責上以所難則君不勞而引詩一節者一論旨也○此章言上下皆當相與以誠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敎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

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康誥亦周書播布也不字衍言伯夷布刑以啟迪斯民也呂氏曰不行不成刑罰失也爵祿非其人則不足勸刑罰非其人則不足恥此之謂褻刑輕爵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北名雖葉音攝小親信也比附也由大臣之不親信致百姓之不安然比非他故亂忝貿意袞齒文勝於是大臣失職而邇臣乃朋比蔽民矣故大臣宜敬也相可古至張弛是民其瞻之表也邇臣宜慎也背喜怒可出納是民交邇之路也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怨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疾不使內臣圖外臣則遠臣不蔽此所以宮府內外皆爲一體而百姓寧也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斷

命將死因顧之命也小謀謂小臣所謀大作謂大臣所作嬖御人謂侍妾也嬖御士謂侍臣也莊猶正也葉公楽戒寵妾害嫡而此尊為寵嬖臣以害朝臣者引之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大人謂君也賤之言褻謂可輕賤之人也君不知賢否則已既知賢否而又疏賢近賤則謂之慢且過矣故民終不親其上而教令徒煩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始而求我以爲法則唯恐不得也既而空執留之如仇讎然終不於我乎用力矣君陳周書克能也由從也引之以爲不親賢之誡○此章言君之御臣以道而後親民有本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夫音扶易夫群○小人謂民君子通上下之稱大人謂君

也溺陷也而溺人之溺猶引也從謂水也狎猶親也德可狎而褻
不可親也費口之勢也煩言之繼也閉猶敝也謂敝於人情忌賊
固陷也可敬不可慢者所謂可畏非民也蓋近人而易狎也費且
煩而易出也閉於人而鄙也三者皆在所褻而鄙褻也難悔也可
敬不可慢也一不慎而皆為所溺矣甚矣哉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
之為言而自天子以至庶人宜慎諸此也

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
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
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說音悅括
古活反兌音作說兵甲作戎逭音換吉告字之誤先儒本作天今
從箋相去縱○太甲伊尹告太甲之上篇機弩牙括矢括也釋發
也尹告太甲言不可俯越厥命以自覆亡當如虞人彀機既張必
往省其括合於法然後可發也說命傅說告高宗之中篇言口以
出令輕發則起羞甲冑以衛身輕用則起戎衣裳以命有德宜在
笥而戒輕與干戈以討有罪省躬而戒輕動也孽災逭逃也尹
告即謂太甲上篇夏都安邑在亳西故曰西邑夏周則忠信
為周之興言夏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

禮記　　　緇衣

引書皆明上文不可不慎之意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好上聲雅書作牙資書作咨祁書作祈末怨字之下按書闕一咨字○方氏曰民以君爲心者好惡從君也君以民爲體者休戚同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故心之所使故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皆資乎體之所作故心以體全亦以體傷詩逸詩也先正謂先賢言謂教令也教美而上下安也誰秉國成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篇誰下無能字成下也字君子家父刺王氏誰秉國均者乃不自任而任事小人以苦百姓也君牙周書篇數祁大也穆王命君牙爲司徒書言民以寒暑爲怨以示司徒當養民也所引書皆以民爲體之意○此承上章而爲統民之爲也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行無類也一義或不

從或謀也不言不信而言行無猶或善或否也不身不正而言此以非行之失也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行上去聲下如字多志之志識同○此則曰非君之法也有物則言必有理而發以一決有格則身無踰矩而行有猶矣志者言行所由出名者言行所由成故死生以之而不可奪也志記也質正也不自信而正於人也守勿失也親不厭也略約也精知其理則執要而行之也君陳若師衆庶度也此言之下有則釋二言君陳出入當與衆相度而庶言既同則釋以行之引以證質守質親之意也詩曹篇也詩作兮詩言君子儀度均一引以證言物行格之意也此與第三章同但彼以君言此以臣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好上去聲下如字正音長讀如字嚮讀爲向非鄉黨鄉去聲仇詩作逑○毒猶害也君子同道爲朋故好其正

小人乃同惡相濟者也則疾正如讐而毒之矣鄉亦方也猶言必有鄉也詩周南關雎篇好善也逑匹也言淑女可為君子之善匹而引以託君子好正之意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惡上去聲○貧賤而輕絕將賢者亦絕之乎是好不堅也富貴而重絕將不肖者亦不絕之乎是惡不著也是為利而已矣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相檢攝者則在威儀而已以見志不在富貴貧賤之意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好去聲行音杭○德謂正理也苟不合於德義雖有私恩於已而不為所留也詩小雅鹿鳴之篇謂人之好我者其示我以大道乎引以明不留私恩之義呂氏曰齊君子所好不容私亦不容人之私好於我也○此章言人之好惡必出於正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射音亦詩作斁

○軾所憑以為禮也敝厭也言人乘車則已有必見其軾者衣裘如一也無衣則已有必見其敝者苟移加一也言必聞其聲行必

足其成亦如之然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引甫刑之詩以證之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奭尚書篇周今如字周書作割申勸非作申勸皆誤文也今從舊說也言小何言也將從而行之行亦安行世所從而行之則言行之難飾可知也故君子寡言而不為飾言行以成其信而不為飾行則民許試之難欺大其美以要譽小其惡以飾其不信矣詩大雅抑之篇也治也試公自稱言有非則雖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展誠也美良下信有君子之德而誠行大成之業也君奭周書周公告召公與皆上帝降割於殷申勸文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也此詩茲凡以明言行無飾而德之著方民曰而文不可往則君子兆言不可言則君子必行亦此意也故此曰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即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之謂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

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與平聲偵易作貞○爲卜筮論語云作巫醫此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筮亦不能定其吉凶況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龜亦猒其繁瀆而不告以所謀也說命商書傅說告高宗之中篇首句惡德之下者無民字言用人有常也次句書云政事惟醇言行政宜有常也下同句純而前者作對于言非神貞行常也易而二恆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後二句六五爻辭貞猶固也總言尚不恆必有淼而以剛應柔以自周遊則女吉而男凶也故然引以証之如此○此章言言行之始終亦與第三章同

奔喪第三十四嚴陵方氏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則奔喪之喪不幸而有此先王所以作為之禮也愚按奔喪有二其一以事他出或奉君命於外非近服之禮皆有之其二所居或遠則奔喪以下所時有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

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使去聲竟音境

同辟避同朝音潮○此言始聞喪之禮也始聞親喪以下通五服之親而言唯父母以下自父母而言若未得行如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之類亦通五服而言也方氏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今凶遽故倍之親喪見星露父死矣過國他國也其國本國也避市朝為驚衆也以下文奔喪望鄉而哭推之望國而哭亦自父母而言矣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

鄉去聲○此下七節皆言奔喪至家之禮而此一節首言父喪至家之禮也禮親喪升降不由阼階今奔喪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如之也禮親始死縱小斂畢乃括髮今則括髮疑初明至家時已斂也禮始死子位於牀東已斂位於堂下今將自西階而即位堂下之東則在牀後也禮既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在序下序端之東掩襲其袒加以要絰而絞帶以反位明非記麻將也

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

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相去聲○禮予賓乎則執拜位而拜之拜竟復位成踊送賓拜而復位今不詳省文也前成服因其節並如初皆出門則禮畢矣次者中門外廬次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又哭謂至家後明日之朝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殯也三日謂三哭之明日成服之後不言成服者蓋亦如又哭矣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非主人謂其餘之服屬則下文齊衰以下是也此節亦止以地下也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免音問下同○此節通言齊衰以下喪至家之禮也但於中庭北面而哭則不升自西階東西面坐哭也首加免要加麻絰明不括髮袒而襲絰及襲免絰也然後即位則以不袒而即位也主人為奔喪者拜賓送賓以其非主也其男婦待此奔喪者皆不變

哭位又以其非賓也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此節言奔母喪到家之禮也父喪襲絰於又哭三哭猶括髮今襲免絰於又哭即不括髮變於父也不言入升坐之期蓋省文與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髽側瓜反拾其劫反○此節言婦人奔喪至家之禮也婦人謂出嫁女子之歸也婦人入者由東邊之闈門東階即此所謂側階非阼階也殯東見小記髽於東序不髽於房亦變於在室也拾更也與之更踊若賓客之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此下九節言奔喪不及殯之禮而此四節言父喪不及殯之禮也主人婦人謂衆子婦之婦主者即主人位則嫡子當而爲主也以未殯故乃止故先哭墓而括髮主者位家之左右以待之逆嫡子即位而哭成矣若非嫡子則無拜賓之禮也遂冠歸入

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袒如初○既冠而袒者不括髮於路也經謂將要經門謂殯宮門也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既見前下言送賓反位者省文也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也此蓋既期而至者故於五哭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止五哭畢矣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爲母異於父者○此節言奔母喪不及殯之禮也疏曰壹括髮謂入門哭時也餘則免以終事而已蓋母喪及斂不及斂皆然也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有賓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此下四節通言齊衰以下喪不及殯之禮也

承齊衰以上喪西面哭而不踊又以非主人故不括髮即主位而主人爲之拜賓送賓也不言主人之待之以下蓋省文與疏曰齊衰以下功緦月日多少不同若不及殯奔在五月之外者則大功以上免麻於東方三日成服而小功緦麻則否以小功以下不務故也小功惟未滿五月緦麻惟未滿三月乃成服非免麻於東方不稍袒而其下稍襲者蓋互文與疏云襲則但坐奔喪以下不皆袒故不總言袒也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亦視齊衰以上哭不坐免而不括髮也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拜賓不言主人及不言於賓後者以下亦省文也

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觀齊衰以上袒免袒而不括髮也或疑父母喪不及殯於又哭三哭皆不言袒今齊衰以下反皆袒二袒字皆衍文也按父喪言括髮則袒不待言矣此則惟袒免而已故其殺如此以前文至於奔喪節及奔喪者自齊衰以下節推之可見蓋此言袒非衍而父喪不言袒爲省文與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

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此下四節又首聞喪不得奔喪之禮以申篇首若未得行之意而此二節首指父母之喪而言也齊衰以下未得行亦言就次而此獨不言就次者省文也蓋為位於外之禮與奔喪至家之禮畧同次館人關親喪將出次於巷而子令入次於兩館是也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句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除喪謂父喪三年母喪期年之後也故於又哭即不括髮而遂於墓除服到於家則亦不哭矣其攝主在家者但著常服與哭而亦不為踊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此下二節通言齊衰以下不得奔喪之禮也惟免麻異於親喪括髮之禮則凡其成服之禮皆無異矣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

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承上文之意而言緦麻之外雖無服亦爲位哭數之節亦微異也凡人子聞親喪哭罷即行不敢爲位若以使事不即行乃爲位以行哭禮至聞齊衰以下喪則反是矣若有使事不即行初不敢以私廢公而爲位其無使事而不得即行則自爲位以哭此乃其爲位之異也至于親喪不及殯與未即行之哭終皆至五日五哭乃卒而齊衰以下喪二哭數於不必五殺則五日乃卒五哭而於未即行則三日已卒五哭蓋設已至矣故其哭數止計朝哭不計夕哭而以五日卒此以故未即行而爲位於外則當俟其事畢而奔喪矣故初聞喪一哭并明日之朝夕二哭爲三哭又明日之朝夕二哭爲五哭通計朝夕二哭爲數以足之此又其哭數之異也主人即謂聞喪之人也凡有賓必有主時無喪主聞喪者爲位亦得稱主衆主人兄弟亦謂遠外聞行服之人故禮畢成服之屬皆如在喪家也末云若所爲位者家遠則成服而往者此申上文之詞也蓋聞齊衰以下之喪其爲位而哭有二禮道近則爲位哭不待成服而往雜記大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服是也若道遠則爲位哭成服而後往此所言是也必言此於上文成服之後者上文言爲位而哭之於成服拜賓疑聞齊衰以下喪者皆然故言若道遠則成服而往

已別於遠近則不待成服而往也○註曰聞齊衰以下喪為位而哭者謂無君事又無他故其身不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可聞喪不為位其哭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喪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三日備五哭而止為將奔喪矣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思按經文及註自為位哭以至成服拜賓聞命未即奔喪之禮而陳註乃謂宗人眾宗人皆謂喪家之主人曰奔喪既至而言也夫經文自為位至成服皆相連說下也註又三日五哭接為位哭之文而明日成服接三日五哭其後有賓接明日成服文皆甚明乎且考前文齊衰以下奔喪既至

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送

賓於此文不得不盾設亂乎此亦明矣其幾微在未明為位者亦有宗人之稱同處外者皆在宗主人之列故疑為喪家之主又以下文言家遂成服而往則益疑上文為至而成服故遂歷背經傳而失其義也學者詳之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此又備言齊衰以下奔哭之禮也鄭註大功衰麻而哭者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也不言斬衰者有係宗其國殞而哭是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

此推言哭五服以外

之禮也父母妻之黨謂族類無服者其哭皆所謂一哭而已不踊不爲位者也按逸禮哭母黨亦於廟而此於寢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哭諸寢而此云於廟者沈氏云婦事由父者哭諸廟由已者哭諸寢也凡爲位不奠此又申凡爲位之禮也鄭氏曰不奠以精神不存乎是也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此下二節言聞[illegible][illegible]未奔而爲位以哭之禮也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以北哭者北上皆放此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大夫哭諸侯與謂哭者若也不敢拜皆避爲主也在他國者爲使而出也凡爲位者當袒此復申凡爲位之禮也當袒割爲位之日袒明日則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三袒也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此言[illegible]弔所知者之禮也往墓者弔在葬後也必先哭於家者情雖由於死者禮則施於生者也於家於墓皆爲之成踊者於時主人西鄉而踊弔者北面而踊皆主先而客從之也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

主之此因言主喪之禮也言父在而子有妻若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若父既沒則兄弟雖同宮而各其妻若子之喪皆各主之而兄弟不相統矣惟同是父母之喪則長子為主同是兄弟之喪則長者為主此蓋其親同則然亦統之之意也若從父世從兄弟之喪彼自有親者而已不與人同親則破親者自主之已雖長不得更為之主矣亦不相統之意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此言聞遠兄弟之喪之禮也遠兄弟謂小功緦麻之兄弟其聞喪在本服月日之外於禮不得稅服而初聞亦必免袒成踊以爲親故也但拜賓從吉拜而左手在上則仍不稅之意耳

無服而為位者句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句麻此總言無服者之喪之禮也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是嫂叔無服而為位也姪孫為父之姑緦麻緣則降而無服而哭之亦為位是婦人降而無服而為位也麻者謂弔服而加緦之絰也蓋為嫂與已嫁也故無服為嫂與父之姑也故為位為為位也故無服而麻皆以義起者也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婦也兄為弟之妻則不敢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此謂士奔喪而大夫士弔之之禮也士奔

喪始至方絰括髮於室上而大夫適來弔則主不俟己之成踊襲絰而即拜之若士來弔則俟襲絰而始拜之後尊大夫故也